

特稿：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

為緬懷澳門著名學者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澳門學者同盟於2025年6月28日在澳門舉辦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座談會。楊允中教授生前曾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學者同盟會長等職務，畢生奮鬥在“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第一線，成果豐厚。他的《“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論“一國兩制”澳門實踐模式》、《我的“一國兩制”觀》、《“一國兩制”理論縱橫》、《“一國兩制”實踐論》等著作，都是“一國兩制”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是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人士應備的重要讀本和參考資料。同時，楊允中教授熱心投入社會服務，參與發起創建多個澳門學術團體，推動本地學者投身澳門學術研究，為澳門本地學術團體的成長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座談會上，與會者回顧了楊允中教授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基本法理論和微型經濟體等方面的學術思想和觀點。韓大元教授、鄒平學教授及冷鐵勛教授還專門提交了文稿。現將相關文稿以及各與會者發言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Leong Wan Chong's Passing and His Academic Thoughts

To commemorat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passing of renowned Macao scholar Professor Leong Wan Chong, the Union of Macao Scholars held a memorial symposium on June 28, 2025 in Macao. During his lifetime, Professor Leong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Macao SAR, a deputy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member of the Macao SAR Basic Law Committee unde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of Union of Macao Scholars.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pioneering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th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s. His works, includi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Modern Constitutional Science*, *On the Macao Implementation Patter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y Outlook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Theor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On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re all seminal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tudy. They serve as essential reading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cholars engaged in this area. Professor Leong enthusiastically engaged in social services,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nding of multiple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Macao. He encouraged local scholars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Macao academic research,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academic community.

During the symposium, participants reviewed Professor Leong's academic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theory of the Basic Law, and micro-economies. Professor Han Dayuan, Professor Zou Pingxue, and Professor Leng Tiexun also submitted special manuscripts. The relevant manuscripts and the speeches delivered by all participants have been compiled and published here for our readers.

主辦：澳門學者同盟

時間：2025年6月28日（星期六）早上9時半至12時半

地點：澳門皇都酒店2樓維凱廳

主持人：駱偉建（澳門學者同盟會員大會主席）

與會者：陳海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局長）

許麗婷（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研究室處長）

韓大元（中國人民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所所長）

胡錦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鄒平學（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

吳志良（澳門學者同盟會員大會創會主席、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趙國強（澳門大學法學院客席教授）

劉本立（澳門經濟學會會長）

冷鐵勛（澳門學者同盟常務副會長、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任）

麥瑞權（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家國情懷歷史學會會長）

蔣朝陽（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王禹（澳門學者同盟副會長、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林玉鳳（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

陳志峰（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高展鴻（原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李燕萍（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梁淑雯（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庄真真（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何曼盈（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陳慧丹（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講師）

會議紀錄：澳門學者同盟秘書處

發言紀要

駱偉建：紀念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暨思想學術座談會現在正式開始，在開始之前我想跟在座的各位介紹幾位參加今天座談會的重要嘉賓。首先是我們學者同盟創會會長吳志良博士，還有澳門中聯辦研究室的許麗婷處長。然後給大家介紹遠道而來的內地三位頂尖學者，他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韓大元教授和胡錦光教授，以及深圳大學的鄒平學教授。再有，楊允中教授的親屬，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陳海帆局長也來到了會場。其他我就不一一介紹了，大多都是長期跟楊允中博士共事，有很多交往的朋友。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座談會上，能夠從各自的角度追溯並談談楊允中博士的一些學術思想。

首先請學者同盟副會長梁淑雯播放一個關於楊允中教授生平介紹的短片。之後先有請吳志良主席發言。

吳志良：今天學者同盟舉辦紀念楊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座談會，非常有意義。我自己寫了一篇文章來紀念楊允中教授，準備在《澳門日報》明天刊出。在此，我有幾句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楊允中博士在澳門不僅僅是一個學者，已經是個坐標，是濠江學府天空中最亮的星宿之一，這是大家對他的評價。因為我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與澳門社科理論界一起成長，楊允中博士是澳門學者同盟最早的創立倡導者。楊允中博士的一生是跟澳門這個城市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老舉這個例子，澳門當年的博彩業開放，楊允中博士和黃漢強等幾個人真是冒着風險向國家提建議。在那個年代這份勇氣不是一般人有的，他們也是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們沒有畏懼，這種無畏精神一定要傳承下去。澳門回歸前楊允中博士和我以及其他研究澳門歷史的人，牢牢掌握了澳門歷史的話語權，沒有一點擔當的精神是很難開展相關研究的，這種學術上的擔當和勇氣，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的。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楊允中博士在理論研究方面有獨特貢獻和成就。第一個重要成就是他提出過澳門屬於微型經濟的理論，這奠定了澳門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只是後來沒有太多人去把它深化，對此一定要充分肯定。對於澳門經濟，早年的時候黃漢強等做了一些資料的收集和研究，真正形成理論化、規範化成果就是楊允中博士提出的微型經濟理論。理論研究方面的第二個重要成就是創辦“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是澳門特區歷史上唯一的一個行政長官批示成立的學術機構。當然，包括學者同盟也是他有份創立的。楊允中博士早期的時候，在澳門基金會有一個學術顧問的職位，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編輯出版《澳門大百科全書》等。第三個方面的重要成就是加強學術平台建設，創辦了《澳門研究》、《“一國兩制”研究》學術期刊。《澳門研究》一直沒有成為內地C刊，原因之一就是楊允中博士和我都認為應該給年輕學者提供發表文章的機會。內地C刊的編輯在採納論文時往往注重作者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這對剛出道的年輕學者是十分不利的。澳門當時鼓勵年輕人去讀碩士博士，但他們第一次發表文章的水平客觀上不是很理想，楊博士和我都希望有個平台供他們發表作品，所以我們當時對論文要求沒那麼規範，沒那麼嚴格，後來才要求慢慢提高，而且總要留1/4的篇幅給青年人。楊博士後來創辦的《“一國兩制”研究》也延續了這種傳統，這也是非常難得的。正

是重視了學術平台的建設，為年輕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園地，推動了澳門社會科學學術的發展。這個園地我們用文學的語言來講，就是百花园，希望大家在那裏能夠成長。

去年《澳門理工學報》讓我寫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回顧了澳門回歸前後25年有關澳門學的學術發展史，當中有兩點作了特別強調。第一，澳門學術發展史的道路，從奠基到通車，每一公里每一米每一厘米都有楊博士的汗水，這點我們一定要記住，我們一定要告訴後人。第二，楊博士的學術，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且都力求付諸實踐。在澳門這個很小的社會，學界的很多想法，很容易得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認可與接納，其中就與楊博士的呼籲和推動密切相關。在這方面，澳門的學術貢獻跟其他城市還真不完全一樣，澳門的學術所起的作用遠遠就比其他城市要大，因為它是個微型社會，它是個人際關係非常密切的社會。在澳門學術界，我們要向楊允中博士學習，樹立我們獨立思考的這種精神，而且要有一種勇氣，無論是談問題還是肯定成績，特區發展中存在的不足方面，我們也要直接提出來，並去推動改善，這樣學術就能發揮促進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

韓大元：楊允中先生是澳門學術界的一面旗帜，也是“一國兩制”理論研究在澳門的奠基者。但對我和錦光教授來說，他是我們人大法學院的傑出校友。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緬懷以學術為生命，為“一國兩制”理論研究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著名學者楊允中先生，同時也代表了來自母校的師生們對楊允中先生的思念。楊允中先生的學術貢獻，剛才吳志良主席已經講了，“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冷鐵勛主任還有一個詳細的學術梳理稿，對此我不再做說明，我想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楊先生在人民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一些情景。我來澳門參加這次活動之前，讓學生到人民大學檔案館查了一下楊允中先生的學籍檔案材料，我也是第一次完整的看到這個檔案材料。

檔案中有楊允中先生1993年申請學位的時候錄取的文件，特別是楊允中先生制訂的三年詳細培養計劃，包括研究計劃，閱讀書目等。楊允中先生答辯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全部人員都給了高度的評價。1993年時，楊先生已經是60歲高齡，在已經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後，還要讀法學博士。之所以如此，楊允中先生認為香港、澳門即將回歸祖國，我們需要培养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針對1997年到1999年，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急需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的客觀需要，楊允中先生希望通過3年的憲法學專業學習，以充實自己的綜合科研能力，為澳門的法制建設貢獻才智，為澳門的繁榮穩定發揮積極作用。這些設想都詳細記載在他的培養計劃中。所以，如果沒有對“一國兩制”事業的這種熱愛和追求，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何況楊允中先生當時屬於高齡，在澳門和內地已經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且已經有個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如果沒有致力構建“一國兩制”理論體系這樣的一種學術使命，是很難做到這樣的。我專門重新讀了楊允中先生的一些論文和著作，覺得楊先生對“一國兩制”的研究，是對整個的“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研究，因此，我準備了一個書面發言材料，題目就叫《“一國兩制”理論的探索者——楊允中》。下面，我給大家介紹這篇發言稿的內容。（具體內容略，詳見本欄目專稿）

胡錦光：我認識楊老比較晚，楊老到人大念博士的時候才認識。楊老是1993年到1996年在人大讀博士。這樣算起來的話，楊老還是我博士的師兄，我是1995-1998年的博士。楊老讀博士期間經常去找許崇德老師，在許老師家裏面見過多次。後來我到澳門開會，包括到理工開會，還有到澳大開會，在會上都能見到楊老的身影。剛才韓大元教授概括了兩個數據，讓我們很敬佩，一個60歲高齡的人還要求讀博士學位，非常難能可貴。第二個數據，剛才講他寫的論文將近500篇，還有很多著

作。我覺得楊老一個是年齡高齡，第二個事務非常多，還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在這麼繁忙的情況下能寫出近500篇論文，很不簡單。楊老給我的印象，就是精力非常充沛。無論是組織一些學術活動，還是參加學術活動發言來闡述自己學術觀點，都非常積極，似乎不知疲倦，展現了驚人的活力。

對楊老的學術貢獻，我選摘楊老接受採訪時的一些觀點來談談。第一點，楊老說澳門寬鬆的社會環境主要得益於“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澳門堪稱“一國兩制”的大型陳列館。澳門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跨越式發展是驗證“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最有說服力的典例。楊老曾講，有人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核心是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這個說法是不妥當的。香港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中的一部分，這一點必須清楚。那麼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等於納入資本主義。楊老在一次接受採訪又講了，說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絕不意味着香港社會從回歸到現在，每個領域都是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如果認為香港現在還是100%的資本主義，這是莫大的荒謬。

第二點，對於特別行政區制度，楊老認為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經濟是“一國兩制”的經濟，政治是“一國兩制”的政治，文化是“一國兩制”的文化，這個定位至少在理論界已經非常明確清晰，把“一國兩制”作為正面的理念、成功的發展模式來理解，不僅與兩個特區的繁榮穩定息息相關，與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均息息相關，因此需要建立全民的“一國兩制”信念。居民要加強國家認同和國家意識，全國人民要共同把“一國兩制”事業做好。當然，從微觀上說，特區也不能躺在國家的政策上。

第三點，對於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楊老態度明確，立場鮮明，認為這是中央事權，特別行政區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楊老接受採訪的時候，講到按照《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該自行立法，但20多年來那麼明顯的缺口沒有及時補上，不客氣的說不是簡單的立法拖延問題，是香港某些人在搗亂，故意設置障礙，使得一個正常立法程序受到干擾，一再拖延。

剛才吳志良主席和韓大元教授也都回顧了楊老的一些基本的學術觀點，並進行了歸納。我覺得楊老的一些基本觀點在今天依然是適用的，在今天看來，我覺得仍然是很新穎的。從這些觀點來看，楊老的視野非常寬廣，他除了是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之外，楊老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的領域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且楊老的思想非常有深度。當然，我覺得更展現了楊老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熱愛澳門的這樣一種情懷，特別是他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宣傳和闡釋“一國兩制”，積極踐行“一國兩制”的這種國家情懷。楊老這麼活躍，這麼積極思考問題，而且能够保持一種前沿的那種水平，都非常值得敬佩，我們應該向楊老學習，向楊老致敬。

鄒平學：剛才聽了吳志良主席、韓大元教授、胡錦光教授的發言，以及對楊老一生的簡單回顧短片，感觸良多。我來參加今天的活動之前，準備了一個書面發言稿，下面，我簡單介紹發言稿的內容。（具體內容略，詳見本欄目專稿）

高展鴻：我有幸跟楊博士一起工作過。今天在坐的人員中，我與楊博士一起工作的時間應該是最長的。我跟楊博士是相識於1988年10月，然後整個澳門基本法的起草諮詢過程，整個澳門後過渡期，我們都是緊密地一起在工作。回歸以後，他既然是我的老師，在工作方面給我好多指導，同時我跟他共同參與了他參選全國人大代表的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歷歷在目。我想講的是，楊博士的工作態度。楊博士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大家都知道楊允中有兩個博士學位，第一個博士學位是經濟學，他原來是念俄語的，澳門基本法起草時，1988年我倆是最早參與基本法諮詢的籌組工作。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是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要求組織來成立的，工作任務相當繁重。當時我們在招聘人員時，第一次向全澳門公開招聘。秘書處工作是由我們開始做，經考試招了一大批年輕人，很多都是剛剛大學畢業。這些人對“一國兩制”也不是很了解，抱着打工的心態來工作。楊博士在他主持秘書處工作過程中，悉心培养年輕人，並放手讓年輕人工作。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工作中，當時澳門經濟要面對一個配額的狀況，將來配額取消的話怎麼辦？楊博士認為要研究這個問題，他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基礎理論不強，所以他要學一個從來沒研究的課題領域即經濟學。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求學經世致用。後來他有系統地學習法律，也是為了更好研究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工作，因為澳門回歸後，要實行澳門基本法，沒有紮實的法學基本功底，很難正確理解和貫徹好澳門基本法。

我當時在楊博士的推動下，也到暨南大學讀經濟學。楊博士不僅在理論研究上注意本地化，在平時生活上也很注意本地化。楊博士的廣東話，有些內容聽不懂，但他堅持學習廣東話、講廣東話。他說澳門居民大多講廣東話，為了便於溝通，一定要學習廣東話。另外，在推廣澳門基本法時，楊博士要求我們用澳門居民聽得懂的語言來講，他也是這樣來要求自己的，對此我深有感觸。

習近平主席在202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成立25周年時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要推進“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並闡述了“一國兩制”蘊含的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護。這些講話是以前沒有的。對此，特區政府以至全社會都要認真學習領會，並貫徹到“一國兩制”實踐中。我們緬懷楊博士，就是要學習他心繫祖國、心繫澳門的胸懷，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斷開創澳門發展新局面。

麥瑞權：我與楊允中教授的交往，是從楊教授帶領學者同盟的人員去台灣地區交流開始的。回澳後，我實際上很多事情都向他討教，聯繫便多了起來。我覺得他是一個用行動來實踐“一國兩制”的學者，他也是我人生的導師。

從台灣地區交流學習回來後，楊教授經常鼓勵我怎麼做好一個澳門人，從澳門人的視角去實踐“一國兩制”。2009年我參選立法會選舉時，他陪我一起報名，還站在我後面。當時他的身份地位很高，是全國人大代表。有他支持我報名參選，報紙都登出來了。有人問我與楊教授是甚麼關係？他為何要幫你參選站台。當時我也没跟其他人說甚麼，其實我今天才說出來，他不單是在理論研究工作中“愛國愛澳”，而且在行動上也是“愛國愛澳”。後來，楊教授帶領澳門學者同盟人員到武漢交流訪問時，又鼓勵我報讀華中科技大學的博士學位。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報讀了華中科技大學相關博士學位，後來論文寫作中又得到了楊教授的鼓勵和指導，順利完成了學業，取得了博士學位。

我在《澳門日報》發表文章，也得到了楊教授的幫助。有一篇文章是關於澳門人眼中的中國共產黨的內容。雖然我之前也用澳門視角去思考、解釋共產黨所做的一些幫助澳門發展的事情，但要開始寫的時候，還是有些顧慮。得知這個情況後，楊教授鼓勵我大膽寫。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時候，澳門居民很多人去觀看展覽。如果澳門推廣愛國主義教育，卻不了解共產黨為保持澳門的穩定發展所開展的相關工作，這是有點遺憾。有些澳門年輕人以為他們有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因為澳葡政府發展博彩業所致。其實，澳門回歸後之所以有博彩業的發展，關鍵還是中國共產黨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方針，就不會有澳門的繁榮穩定，更不用說博彩業的發展了。“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之所以能得到正確實施，離不開理論界對“一國兩制”的研究和宣傳推廣，這其中就有楊教授的貢獻在內。

後來我在十幾場講座中以“澳門人的眼中的中國共產黨”為題進行宣講，不僅在澳門的中學、社團、大學我有講，而且在內地的大學我也講，廣受歡迎。這就說明楊教授很有眼光，這實際上澳門人用行動來表达感恩國家的支持。今後我會按楊教授的指引，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用行動來表達我們對中央政府的感謝感恩。

陳志峰：我今天是代表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來發言，談談楊教授跟發策中心的一些交往歷程。2018年發策中心做過一次口述歷史，叫“共建共享，發展同行”。當時我們排序的話，楊教授是第二位，作為發策中心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見證者。然後，在這本書當中，我想說一下當時楊教授不是單單對發策中心，而是對整個澳門的理論學術界來發表意見。

第一，他提出了“三高兩強兩深度調整”。甚麼是“三高”？一是指高發展指標，二是高綜合競爭力，三是高社會發展成果。“兩強”，是指強政府和強社會。“兩深度調整”，即產業結構深度調整和社會結構深度調整。雖然“三高兩強兩深度調整”的觀點是在2018年提出的，但是我覺得今天還是很有參考價值，這是我當時參與口述歷史工作一個很深的感覺。

另外，楊教授在口述歷史的時候也講過，發策中心成立的時候，他有份參與。所以，為甚麼我說楊教授對發策中心、對澳門學術界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他也提出，澳門回歸後，發策中心和經濟學會兩個社團的合作，後來就出版了一本題為“澳門未來20年的遠景目標與發展”的研究報告。這份研究報告是中英雙語的，寫於澳門回歸後不久，現在再看報告內容，好像穿越回去，重新再寫一遍似的。它對於整個澳門，特別是回歸後前20年整個發展的一個軌跡，基本可以說是完全一語中的，這對我來說震撼太大。楊教授他們預計澳門回歸之後的未來20年的發展，從20年之後再驗證，就發現他為甚麼那麼厲害，真的是非常精準地把這20年的社會發展藍圖勾勒出來，除了他的預判能力外，政府也充分採納了這批對澳門非常有心的學者，其中也包括劉本立先生等等的學界意見。從整個澳門的學術理論界來講，包括我們學者同盟在內，肯定幫助也很大，而對於整個澳門社會發展，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幫助都是非常大的。

劉本立：剛才在座諸位都講得非常好，深受教育。我與楊老交往超過40年了，真的很佩服楊老，工作態度非常認真、嚴謹。澳門回歸之前，我都和他一塊做研究，也參與過澳門一些重要學術團體的創建工作，包括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學者同盟、經濟學會。在創辦發策中心時，他也是

為了填補澳門在社會科學研究這方面的不足，多發揮一些作用。楊老找我一起參與創建澳門學者同盟，初心是甚麼？他的初心就是為了把澳門的專家學者凝聚起來，有一個很好的平台聯合起來。大家剛才講了很多都是關於他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我在這裏補充一下，在經濟範疇方面，他最早就研究澳門經濟的轉型、產業結構的轉型，而且在澳門來說是最早提出微型經濟體的理論。他認為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後來，經濟學會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有些文稿送給他審查，我覺得他每一頁都很仔細做修改補充。由此可見，他治學的態度很認真。他常說我們做研究一定要認真，包括一些格式問題，有些表述得不好的問題，他都指出來。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做的澳門經濟指標體系，也得到了楊老的幫助。我們應該學習楊允中先生的治學精神，在學術研究這方面一定要傳承又要創新。

還有我補充一下，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在籌建的過程中，楊老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是法律小組和經濟小組兩個小組的成員。我覺得在籌委會裏面，他所提出的建議也是很多的，他當全國人大代表的時候，每一年人大開會，他提出的議案都事關澳門的經濟社會建設。楊老的一生，真的是無負於“一國兩制”，無負於澳門，無負於祖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王禹：我原來是在澳門科技大學工作，後來到楊允中老師創辦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工作。首先，我認為楊老師的學術特點有三個：其一，他是跨學科的，因為他自己擁有法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其二，他是關注現實的問題，每天早上他很早就過來看報紙，對“一國兩制”動態追蹤，有學術敏感性；其三，他對學術充滿熱情，只要提議去做研究，他馬上就支持。

其次，剛才大家談到楊老師提出微型經濟理論的問題，我想補充一下。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有關與珠海的高欄港合作的文章，他的思想很超前。

第三，楊老師的《“一國兩制”與現代憲法學》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出版的書，除了是比較經典的著作之外，還有一本書很好，書名是《澳門基本法釋要》，在普及基本法當中也發揮很大作用，現在推廣協會還把它派發給學員。

第四，韓大元教授提出楊老師對特別行政區制度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進行了的論證，這個我知道，因為當時是喬曉陽主任想論證特別行政區制度能否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為此還在上海與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法學研究所聯合開會。另外，《澳門基本法》第2條與《香港基本法》第2條是不一樣的，《澳門基本法》第2條多了7個字，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第2條是關於全國人大授權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的規定，《澳門基本法》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7個字，楊老師說這個是他本人提出來的，後來被採納了，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他去年離世後，我也寫了“真學者擔當，重家國情懷”的挽聯，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真正是具有這個家國情懷的。

趙國強：我覺得楊允中教授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一個地方就是執着。執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工作的執着，二是對學術研究的執着。我與楊允中教授的認識應該是1991年我來澳門開始起草基本法的時候。駱偉建教授那時是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工作，我也參與秘書處工作。每次開會都要去，所以與楊允中教授接觸比較多。我發現楊允中教授對這工作非常認真執着。他有時候與高展鴻先生兩個人為了一個問題，爭的面紅耳赤。後來他到了澳門大學，工作一樣執着。再後來到

澳門理工學院成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個在全國來講都是開先河的，沒有第二個像“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這樣的公立學術單位。所以，中心人員一定要把工作辦好，朝規範化發展，這也是楊允中教授的一片心血。楊允中教授對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貢獻真的是勞苦功高。

他對學術執着，我可以這麼講，對於“一國兩制”理論體系，楊允中教授是一個開拓者、奠基者。當然，奠基、開拓還有我們其他的老一輩，如許崇德老師、蕭蔚雲老師，等等。對澳門來講，楊允中教授真的是一個奠基者開拓者。我們寫“一國兩制”理論文章，沒有超過楊允中教授的，他還出版了《“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沒有這種執着的精神是做不出來的。所以，我對楊允中教授工作上的執着和學術上的執着，印象非常深刻。正因為有這兩個執着，他才有資格在“一國兩制”理論體系上，作為一個堅定的開拓者，是非常合適的。

趁今天這個機會，我給學者同盟提出建議。現在澳門學者同盟在澳門學術界的地位已經建立起來了，應該思考如何把理論界跟基層的一些社團結合起來，開辦培訓班，傳承“愛國愛澳”精神，在澳門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林玉鳳：我應該算認識楊允中教授比較早的一位。1992年我當時還是記者的時候，就要不要建港珠澳大橋的問題，採訪了黃漢強老師和楊允中教授。我現在供職的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其實當年也是楊允中教授說服大學的校長建立的，他在整個推動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在澳門過渡期以及澳門回歸後，楊允中教授對澳門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就我個人而言，我有很多個地方要感恩他。

第一，剛開始我當記者的時候去採訪他，中間很多趣事，我最早的時候，不知是我普通話不太好，還是他當時口音也比較重，我採訪他的時候聽半天沒聽明白，我就跟楊老師說，你跟我講普通話就可以了。然後他說他就在講普通話，我還以為他講廣東話，所以我用了比較長時間去適應他口音。我去澳門大學工作以後，楊教授真的非常願意提攜後輩，他辦的每一個活動都請我去發言，我作為年輕老師，曾說自己不懂就沒發聲，他鼓勵我，觀察到甚麼就可以講甚麼，他在背後做了很多推動和鼓勵，對我們後輩來說非常重要。

2017年我到澳門研究中心主持工作後，楊教授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就把過去幾年《澳門研究》有錯的文章全部給我列出來，然後他說這篇文章的觀點有甚麼問題等等，令我很感動。楊教授都80多歲了，他還一直在看《澳門研究》的文章。他鼓勵我要把《澳門研究》放大來辦，不要往小去辦，並說辦大會辦大活動就不要躲在一個角落裏面就做小事情。這是他的真心話，他是真心相信我們做好澳門的研究，把澳門的“一國兩制”研究好，把澳門經濟研究好。這對澳門學術界非常重要，對我們這些後輩很重要，因為他看到澳門的潛能，澳門可以發光發熱，可以真的唱大戲。

蔣朝陽：感謝有這個機會，我也談一談對楊老師的感恩。認識楊老師是2003年下半年，我當時到澳門科技大學工作，然後通過了蕭蔚雲老師認識楊老師。2004年3月，基本法推廣協會開研討會，我參加了會議，以後每年的研討會等場合都能見到楊老師，這樣一來與楊老師接觸自然就多了些。我自己回想一下。2004年第一次發表有關基本法的文章，就是楊老師當時在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時的事，他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後來楊老師在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工作，經常請我給公務員基本法高級研討班上課，聽過楊老師不少教誨。楊老師是我無比敬重的一個學術前

輩，我有幾點感想，給大家分享一下。一是他的學術格局寬廣，大家剛才都提到了他是一個雙料博士，從經濟學到法律，所以他研究“一國兩制”的視野很寬闊。二是他的學術成就輝煌，他發表了500多篇論文，還有多部專著，這值得我學習。三是他的學術風格相當紮實，他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尤其是基本法。四是他的學術品格胸懷。他不遺餘力地提攜後輩，尤其是年輕人，這一點我是深深感受到。五是他的學術人格高尚，他為人剛直，但是又很中庸，處理問題都很周全。

梁淑雯：各位同仁，今天我們以學術之名紀念澳門學術界一位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者、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創立者和首任主任楊允中教授。楊教授是遼寧鐵嶺人，生於1933年。那是一個烽火的年代，他也因此培养了強烈的愛國情操。上世紀內地改革開放不久，他來到了澳門，紮根40餘年，始終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發展緊密相连，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澳門回歸祖國以及回歸後的繁榮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楊老始終致力於對澳門“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從回歸之前基本法的起草、諮詢到回歸之後的推廣，他都一直深入其中，而且盡心盡力。他通過著書立說構建起澳門“一國兩制”理論的研究體系。他的多部著作把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升華成為國家治理的智慧。更值得我們肯定的是，楊老一己之力開拓了澳門“一國兩制”研究的學術平台，吸引了更多的人投身於這個領域中。他主持過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更是推動創立了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透過舉辦不同的學術會議、學術活動，促進澳門與海內外學者研究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同時，他主編過《澳門研究》，創辦《“一國兩制”研究》學術期刊，利用這些平台，讓更多的學者有機會參與到研究澳門、研究基本法，研究“一國兩制”的隊伍中來。除此之外，他也經常帶着不同的學者或者年輕一代，與海內外學者交流，並向外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

楊老對於澳門學術界是貢獻良多的。他在2006年與吳志良主席一起創立了澳門學者同盟。經過多年的發展，澳門學者同盟如今是澳門學術界的一個公共服務平台。此外，澳門有很多個重要的學術社團，比如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等等，楊老都是積極的推動者和創立者。這些社團促進了澳門學術理論界的蓬勃發展，並培養出了一輩又一輩的澳門學者，透過這些平台思考澳門，研究澳門，發展澳門，也讓澳門的學術理論界一直薪火相傳。

楊老師一直教導我，“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靈魂。在與他共事的十幾年裏面，我在他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學問，我更加學到了作為一個澳門人，作為學術理論的工作者，應該有的一種擔當。我記得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他仍然是在勉勵我，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要繼續努力，要有所擔當。

李燕萍：楊老師對年輕人非常寬厚。從我們中心人員的學術背景可以看得出來，非常的多元化，也就是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識，有一種開放性的思想和基礎。

我在跟楊老師交往過程當中，有以下幾點體會：一是他非常重視整體化和系統化的研究。他的整個中心思想就是“一國兩制”、“愛國愛澳”，就是說既要愛國又要愛澳。我舉兩個例子，一個

是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的建構，他認為需要對澳門比較零散的，或者是源自於葡國的法律進行歸納和整理，形成一個具有本土特點的系統化的東西。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又有非常強烈的國家意識，也就是說，我們構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體系不是為了和國家形成區隔，而是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以說他的“愛國愛澳”的品質是深深的嵌入到他的每一個思考當中去的。第二個例子，是關於澳門學的問題。楊老師是澳門學的早期參與和推動者，但他自己很少提起這個。後來澳門學重新被提起來，他認為對於澳門學可以去建構或者是積極參與推動思考，但是他建議要低調。他認為雖然在學術界有一個敦煌學，相對於敦煌學而言，澳門學還沒有達到那麼足夠的積累程度，所以要去推動澳門學，還需要更加審慎的論證。他始終希望能够在整個國家建設當中，給澳門找到一個獨特的或者說是特定的生存之道，但是他希望仍然是是在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大格局之下的一個思考。

另外，關於“一國兩制”的國際化推廣方面，其實楊老師做了一些工作。我記得2013年國際憲法學會，當時是中國社科院的莫紀宏老師承接下來了，在我們國家舉辦。當時主會場就放在了西安，除主會場外，還有一個圓桌會議，就放在澳門。楊老師拍板，由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承接這件事情。當時如何舉辦這種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其實並沒有甚麼先例，相對來講，專業性比較強。楊老師以敢試敢擔當的精神，圓滿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楊老師對“一國兩制”的國際化推廣，是有思考和貢獻的。

梁淑雯：我接過李燕萍老師剛才說的最後一點。補充一句，《“一國兩制”研究》其實出版過4期英文版和葡文版，是在他主持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中心工作的時候。雖然這些都是一些翻譯的文章，但是他堅持“一國兩制”理論研究成果應該有一定的渠道推向世界，他是這麼認為的，也是這麼堅持在做這件事情。

冷鐵勛：我記得我們在中心的時候，楊老師反覆講的最多的兩條要求：一是你選擇了做學問這條路，就要準備吃苦，不能有享樂的想法，否則就不要來；二是作為學者要出精品，要精益求精。這兩條我至今都記得非常清楚，也是終身受益。說實話，我覺得楊老師他就是為“一國兩制”而生，他也是在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征途中離開我們的，但是他留下來的那些寶貴的學術思想，包括其中的觀點，都值得我們反覆學習領會。我根據吳主席要求，梳理了楊老師的學術思想，把他的著作和文章再重新又學習了幾遍，覺得楊老師就在我身邊，我在跟他對話，真是這樣的感覺。今天大家參加這個活動，感想確實很多。楊老師確實以個人的膽識和深深的洞察力提出的很多觀點判斷，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把握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為我們從事“一國兩制”研究提供了豐富和寶貴的思想素材。

陳海帆：謝謝兩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以及澳門學者同盟的專家學者和各位嘉賓。非常感謝今天有機會，能够受澳門學者同盟的邀請來參與。這次的座談會也讓我和大家一起懷念楊允中教授的一生。我在這裏肯定可以說是認識楊允中教授時間最長的人了，從小就受到他對我們的關懷。最深印象的就是1976年在北京我們與他一家度過了一生最難忘的假期。剛才大家的發言，把楊教授的一生從不同的角度組成了一個完整的画面，我受益良多。

楊教授他治學非常嚴謹，工作非常認真，對後輩悉心教導，循循善誘。剛才大家也談了很多實際例子。我從跟楊教授一起工作，一起編著大百科全書開始，我們對他工作認真嚴謹，不計較得失的工作態度就印象深刻，這對我今後在澳門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楊教授一生都投入到經濟和法律這兩個領域的研究裏，為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可以說是生命不息，工作不咎。

剛才大家都說他精力充沛，作為家人，我們知道他其實是體力的極度透支。家人很心疼，我們在聚會的時候，總是想方設法讓他多補充一點蛋白質。楊允中教授的這一生，為澳門的發展奉獻了他畢生的精力，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寶貴的學術研究成果。我為自己有這麼一位長輩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驕傲。再次感謝各位老師，感謝各位對他的深情厚意。

[編輯：李燕萍]